

红辣椒

红辣椒书系

蔡皋题

涂满阳光的村事

谢宗玉 著



红辣椒 书系
Red Chili Series

I287.6
53

涂满阳光 的村事

谢宗玉 著



CIS
CHINA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涂满阳光的村事 / 谢宗玉著. —长沙: 湖南少年
儿童出版社, 2015.6
(红辣椒丛书)
ISBN 978-7-5562-1174-6

I. ①涂… II. ①谢…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6265号

TUMAN YANGGUANG DE CUNSHI
涂满阳光的村事

总策划: 吴双英

责任编辑: 聂欣 康沁芯

装帧设计: 陈筠

插图绘制: 刘鹞

质量总监: 郑瑾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092mm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38千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红土地，红辣椒

湖南多丘陵、山地，土壤以红壤为主。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酷爱吃辣椒。辣椒是湖南人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湖南人的文化符号。出版社在策划丛书时，常常会冠名为“红辣椒”，我个人就曾策划过“红辣椒长篇儿童小说”丛书，也参与过“辣椒娃卡通丛书”的写作。今天，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了整合本土儿童文学作家资源，打造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儿童文学精品，又以“红辣椒”来命名这套丛书，自是顺理成章。

辣椒对于湖南来说其实是典型的外来物种。据史料记载，辣椒是从南美传到中南亚，再从中南亚传到中国沿海一带的。直到明代辣椒才从江浙传到湖南。辣椒从中南亚传到江浙沿海，原本是作为观赏植物的，但传到湖南以后，很快成为了湖南人的食物。而且辣椒并不特别适合湖南栽种，科学研究表明，同样的辣椒品种，种在湖南与种在土地肥沃的中原，产量的差距有两倍之多。但这并不妨碍湖南人对于辣椒的喜爱。说起湖南人的特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爱吃辣椒。

从这个有趣的现象联想到儿童文学，颇有几分象征意味。儿童文学从上世纪初发轫，也是由于外来因素的影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儿童文学直接“催生”了中国儿

童文学。当儿童文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后，湖南便成为了创作的重镇，湖南作家成为了创作的主力。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湖南儿童文学伴随着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发展，历经百余年，在数代作家的不懈努力下，留下了许多闪光的名字和作品。

20 世纪 20 年代初，黎锦晖的儿童剧不仅为白话文的普及推波助澜，更以美丽的幻想、有趣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至今深受孩子们的喜爱。30 年代，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成熟，也开启了幽默热闹的童话新风。新中国成立以后，谢璞、邬朝祝等一批作家走上文坛，以手中的笔为新中国的孩子们创作出新的儿童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之初，萧育轩以一部《乱世少年》获得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此为标志，开启了湖南儿童文学作家的新的征程。新时期以来，谢璞、邬朝祝、李少白、罗丹、胡木仁、骆晓戈、叶梦、贺晓彤、卓列兵等作家为孩子们奉献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湖南儿童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历史进入 21 世纪，吴牧玲、汤素兰、邓湘子、谢乐军、皮朝晖、陶永喜、陶永灿、毛云尔、陈静、唐樱等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开始写作的年轻一代作家成长起来，渐渐成为新世纪湖南儿童文学的中坚力量。谢然子、流火、周静、宋庆莲等新一代的作家也崭露头角。湖南儿童文学作家立足本土，继承传统，锐意创新，正以其鲜明的特色和惊人的创造力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最具影响力的群体之一。

湖南人个性鲜明。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写道：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盖因这“四塞之国”“民性倔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

个性鲜明的湖南人创造了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深受湖湘文化润泽的湖南儿童文学，也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厚重的人文情怀，质朴的写作风格在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中为人所辨识，尤其有别于或时尚甜腻，或花哨虚幻的当下中国都市儿童文学和童年文学。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读者倍增，出版量巨大。以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童年文学特别繁荣。童年文学中又以时尚轻喜剧式的校园小说最为流行。饶有意味的是，湖南儿童文学作家很少有人涉足这一领域，即便写出来的校园题材小说，也以深厚的生活积累为基础，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色，如汤素兰的《珍珠女孩》和牧铃的《影子行动》。前者写了一个超生家庭的女孩成长的心灵历程，后者表现了中国乡村学校的现状。

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一直坚持写自己的生活，对生活挖掘很深，同时从未忘记文学的使命——文学所应承担的塑造心灵的责任。邓湘子的《像风一样奔跑》和周静的《叮当响的花衣裳》，都通过描绘自己的童年生活，感动今天的孩子。农民作家宋庆莲的《米粒巴拉》更是从泥土里种出来的童话精灵。

作家不是孤立的个人。作家的创作总是和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和他的文化传统、民族个性密切相关。湖南人“有独立

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同时讲究经世致用。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们用作品表达自己的个性思想与理想情怀，同时通过作品与读者展开心灵的对话，以关注当代儿童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为立足点。湖南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大省，还保留了不少农业时代的田园生活气息。湖南儿童文学作家大多出生在农村，或者成长在农村，作家们自己的童年记忆与乡村息息相关，他们或以自己的童年为参照，或者对自己童年生活直接书写，这种写作将艺术的目光延伸到了大自然的更为纵深的地带，表现了人类对真实自我的发现和对自我精神家园的追寻，在日渐现代化的今天，在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物质化的当下，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红辣椒书系”将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们集结起来，推出具有浓郁地域风情和湖湘文化特色的儿童文学新作，打造湖南儿童文学新经典。相信这片红土地上结出来的串串红辣椒，就如同湖南的《辣椒歌》中所唱：“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 / 天天不可少 / 要问这辣椒有哪些好 / 随便都能数出十几条 / 开心窍 / 健脾胃 / 醒头脑 / 更有那丰富的维生素 / 营养价值高 / 莫看辣得你满头汗 / 胜过做理疗。”儿童文学读物，更需要营养价值高。儿童文学读物，只有甜美与快乐是不够的，有时候也需要辣一辣，辣出满头汗，胜过做理疗。

陈素兰

2015/1/2

CONTENTS 目录

第一辑	生命与生灵	001
第二辑	那些花，那些草	027
第三辑	在往事中成长	081
第四辑	掬雨纪事	107
第五辑	艳阳下的日子	133
第六辑	童年雪飘	159
第七辑	巫韵飘荡的大地	183
第八辑	日常里的温馨与苦涩	205

第一辑

生命与生灵 /

SHENGMING YU SHENGLING

豆 娘

写下豆娘两个字，我的心就温柔一颤。那种小生灵，瘦削的身子，薄薄的羽翼，温和的性情，怎么看，都有弱质女子的影子，所以我常怀疑，豆娘的前身一定是一个绝色女子，受了冤，又思谋不出报复的法子，今世就化作了豆娘。那纤小的身子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还含着前世的余冤，让人看了，莫名其妙就生愧疚之情，总觉得有哪个地方对不住它似的，粗粝的心也一下子汤汤水水起来，柔软得不成，人也感觉连站的气力都没有了……

我常常怀念在西园与豆娘独对的日子。我在一篇文章里提过西园。西园在西墙的西北角，不很远，也不大，四周的园墙上长满了荆棘杂藤，从一个小小的栅栏进去，村庄就被绿色的园墙挡在了外面，青青绿绿的一园便成了我独自的王国。

是初夏，是久雨放晴的天气，园子里地气蒸腾，东边媚眼





似的桃叶簇簇拥拥挤满了枝头，树下则是一地残红。西边是些初攀的南瓜藤，大大咧咧的南瓜花次第绽放，每一朵都开出十足的金黄。西园的北面靠山，倾斜的红砂崖被青苔覆盖，上面爬满藤藤蔓蔓，开些红红白白的小花。雨后很久的晴日，都有水泡儿从崖缝里往外冒。那些豆娘往往就憩在北面的园墙上，大概是喜欢它的荫凉，或是湿气吧。

幼时的我常一个人去西园，一待就是半天。很多时候我是在看豆娘。北面的园墙如一道黛青色的幔帐，三五只花白色的豆娘就这样在黛青色的背景下款款地飞，散漫地飞，无声无息地飞。它们翅膀振动的频率极慢，我几乎可以数得清。有时我还真的一下一下地数，我想计算它们从东边飞到西边，需要振动翅膀多少次。也真怪，它们的飞舞总以那道黛青色的幔帐为界，将飞过头的时候，就又折转身子往回飞。有时我想赶它们出去，但我太小，北面的园墙太高太宽，它们有回旋的余地，我怎么赶，它们就是不飞出去。

有时它们飞累了，就停在一片叶子或一朵花上，那身子真是轻得如风，在停落的一刹那，叶子或花都不会颤动一下。而那时我的心却往往会莫名其妙地微微一颤。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很近距离地打量着它们。它们的样子像蜻蜓，但停下时的两对翅膀却直立背上，蜻蜓的翅膀则是平放的。另外，它们的





细脚有些像花蕊，大概是沾花的时间太多的缘故吧。有时我也动了捉它的念头，就屏住呼吸，把手慢慢伸过去，在接近翅膀的一刹那，迅速向前一捏，就把它的翅膀捏在手里了。豆娘也挣扎，却是柔柔弱弱，一会儿没气力了，就安静下来。它的脸太小，我看不见它的表情，然而我能感觉它哀哀怨怨的气息。我轻叹一声，一松手，它就款款飞起来了，也不急着逃走，还是在北面的园墙前飞。我曾玩死过很多烈性小动物，譬如燕子什么的。但却从没玩死过一只豆娘，它们的样子太让人怜爱了，又太温顺了，我实在不忍心让它们在我粗粝的手心待得太久。

也有的豆娘是靛蓝色的，翅膀上还闪着粼粼冷光，这样的豆娘就带着巫气，飞过园墙的时候，那道黛青色的幔帐也突然幽暗了许多。这种豆娘我是不敢接近的，它们一出现，我的心跳就会明显加快，四周的寂静让我害怕，那时的阳光也显出非常孤独的样子。好在这种豆娘不会在北面园墙逗留很久，它们是以过客的身份经过，它们像是在寻找什么。我一直怀疑是它们前世受了冤，今世才以一种幽怨的姿态出现，让它们的仇人见了内疚一辈子。有时它们围着我飞一圈，我就感觉自己的魂儿被它们勾走了，我像被电击般怔在那里，好半天才知道怎么呼吸。我想幽怨到了极致，它们都会成巫的。

豆娘也谈爱，豆娘谈爱的姿态同蜻蜓一样，就是一只豆娘

用细长的尾巴勾住另一只豆娘的头，然后合着节拍，飞一起飞，停一起停。豆娘谈爱的时候我就特想哭，因为村庄里的小孩都结仇了，没有一个人理我。有时我还哭出声来，母亲就循声赶到西园，我不知怎么回答她，就说被斑蝥蜇了一下。擦了眼泪，我默默跟母亲回家，母亲在前面叨唠着：你这个孩子，你这个孩子……唉。





秧 雀

秧雀儿可能是瑶村最小的鸟儿，跟一颗核桃差不多，在瑶村我是没见过比它们更小的鸟儿了。

六月的瑶村，所有的树木都长成最茂盛的样子，又没有一丝风，所有的树冠就凝固成一朵朵苍老的绿云。那时的阳光也不再是灵动的那种，才一出来，就有些狰狞的意味了。反射在树叶上的那些光亮，也像一堆堆破碎的玻璃碴似的，一动不动，在树叶上一待就是一天。幻觉中似乎可以听见强光摩擦树叶时尖锐的刺耳声。而事实上，盛夏瑶村的白天，比月夜还要沉寂得多。在阳光最烈的时候，所有的生灵都会恹恹地躺在凉阴处，进入沉沉的梦乡。

唯有秧雀和小孩例外。小孩似乎是瑶村最不怕晒的动物了，在盛夏的正午，他们可以从这条田埂渡到那条田埂，从这道山梁翻到那道山梁，但却什么事也不干。他们只是太无聊了，漫

长而沉寂的正午让他们实在不知如何消磨。

然后他们就发现秧雀了。浑身绿色的秧雀躲在树荫之中，首先当然看不到它们的形影，而是听到无数声符在树叶间跳跃，这时就像听《秋日丝语》那种轻灵的琴声，通体一下子就凉爽了，仿佛是一场音乐雨突然把全身浇了个透湿。秧雀与叫天子不同，叫天子是属声嘶力竭的那种，带有点摇滚的味道。秧雀的声音则是怯怯的，悄悄的，清清的，比我们横吹柳叶可要动听多了，与钢琴弹奏的声符比，也毫不逊色。秧雀的声音才可用得上啁啾一词。呀，在那样的酷暑听它们唱歌，全身每一个毛孔都会迷醉的。

秧雀一般是成群的，但别担心它们的声音会因此乱而无章。秧雀才不会像叫天子那样，一个劲地猛叫，全然不管别人，秧雀很注意合唱的效果，它们的声音尽管密，却没有重叠的。秧雀这种生灵又特喜动，它会在树叶间一刻不停地跳着，因此它们那颇具特质的声音也会在树叶中这这那那地跳跃，这样一来，它们的歌唱就像万花筒似的不可捉摸，却又妙不胜收，仿佛微雨落在安静的池面，泛起的涟漪似乎毫无章法，却又和谐有序。那实在是造化中最高的境界啊。后来我听人为的音乐，唯有《百鸟朝凤》一曲，那种东跳西跃捉摸不定的音符似乎才有这种神韵，我敢肯定，当初的创作者一定借鉴了秧雀儿的这种合唱的

